

# “我想当个城里人”

我想在县城扎下根,生活下去,不留在县城还能到哪里去? 我不会种地,也没种过多少地,当然也对种地没有多大兴趣。

■ 本报记者 江丞华

来自河北邯郸成安县李家滩村的江兴峰、刘伟丽夫妇,正在自家的小客厅陪着儿子亮亮一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和往年不同,今年江兴峰准备要加入农民工一族的大军,从老家河北农村到繁华的首都北京去寻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这个家庭因为江兴峰的即将离去,而充满了离别之情。

## 县城里的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

“我原来在县里纺织厂工作,工资每个月大概在 1500 元左右,当时没有小孩子,她(刘伟丽)也有工作,虽然工资不高,只有 900 元左右,但是除去房租、生活费,每个月也够生活了,但是,现在有了小孩子的开销,她(刘伟丽)又得在家带孩子,只靠我一个人的工资,根本不够生活。”江兴峰用低沉的声音告诉记者自己面临的困境。

江兴峰告诉记者,他们夫妇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他就不断地听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同村人说城里的工资多高、生活多好。他上了小学、中学,考上了大专,却因为家境贫寒没有办法继续读书,出来唯一能走的路,就是进城打工。

在挑选进城打工的工作时,江兴峰选择了装修。“领队的是自己家的一位表叔,跟着他干活,家里也放心。”江兴峰觉得自己还算能吃苦,“我听别人也说过,干装修的很累,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好在工资高,小工每个月也有 1 万元左右的工资。我没什么文化、也没什么手艺,就是能吃苦受累。”

在江兴峰的老家,河北省成安县郑家庄村,他很多儿时的伙伴都陆续走上了打工这条路,年龄小的,读完初中就出去了,也有不少高中上到一半也出去了。

提及周边人选择出去打工这条路的原因,江兴峰告诉记者:“想挣钱呗!”



据了解,大多数来自农村的打工者最初不会直接选择去很远的一线城市,而是首先选择离老家较近的县城,或者二三线城市。“县里的工作机会不是很多,工资也比较少。”江兴峰如是说。

随后,记者随机走访了成安县城的一些企业发现,招聘的企业大多集中在纺织厂、炼油厂、大型超市、商铺,可选择的工种大多是一线工人、售货员、厨师、收银等,工资较高的大概是 1500—2000 元不等,工资低的可能只有 700—1000 元不等。

江兴峰原来的工作每月工资不到 2000 元,“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每个月的房租 260 元,一家人的日常生活费用每个月大概需要 1000 元,在扣除电话费、小孩子的零食和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我现在是地道的月光难神。”

## “我想在县城扎下根”

江兴峰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县城买一套房子,不论大小。他算过一笔

账,目前县城的房价大概在 3000 元左右,一套 80 平方米的房子需要 25 万元,首付需要将近 10 万元。他觉得,有套房,是当个“城里人”最起码的条件。但他目前的工资仅有不到 2000 元,扣除生活必要花费,所剩无几。他现在攒钱,看看够不够付首付。“不敢也不好意思跟父母要钱,为了我结婚,家里已经花了好多钱。”

“我想在县城扎下根,生活下去,因为我已经不可能回家种地务农了,不留县城还能到哪里去? 我不会种地,也没种过多少地,当然也对种地没有多大兴趣。”江兴峰对县城的一切都感兴趣。

面对即将出去打工的城市,江兴峰同样感兴趣。“城里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没技术可以做保安,做服务员。像我这样有点文化的,可以做技术工作。工地上,带点技术的都是年轻人。”

那么孩子呢? 孩子将来的学费呢? 江兴峰告诉记者,他没敢想过自己的孩子会怎么样生活,他也没算过

供孩子读完大学总共需要花多少钱,这些事离他好像还遥远得很。

看着县城里盖起了一座又一座的高楼,江兴峰觉得,这就是城市的发展。他即将所干的工作也是城市发展的事情。

“到了夏天很热的时候,晚上我会带着老婆孩子去人民广场玩一会。”江兴峰指着窗户外面远处的一个大广场,告诉记者,“我也舍不得把老婆孩子留在家里,自己出去打工,但是想想出去后能多挣钱,去就去吧,我想早点买房子,让他们过的好点。”

事实上,城镇化的本义就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和城镇的过程,不管转移到城市还是城镇,只要由在农村从事农业转变为在城市和城镇从事二、三产业,均可谓之城镇化。

江兴峰是众多通过城镇化从农村走进城里并准备长期住下来的代表,他的经历,他关于城市的梦与痛,或许值得深思:城镇化到底能带给我们什么?

# 从农村到北京:三个人的进京路线图

■ 本报记者 郝帅

城镇化后的益处已经让越来越多未进城的人坐不住了。

“这跟以前的进城打工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已经通过符合相关政策把户口改为非农户的赵女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无论从住房、保险、就业还是以后子女的教育等等方面,我都是真正的城市人。”

赵女士出生在北京郊区坨里镇上万村,祖祖辈辈务农的家庭并没有挡住她对城市的向往,高中毕业后她来到了北京市内的一家企业工作,但当时由于国家在政策上并没有鼓励城镇化,赵女士虽然工作积极努力,却总是摆脱不了打工者的身份。城市,也并没有给她带来归属感。

“因为当时是农业户口,所以在就业、保险甚至是管理等方面的待遇都跟城里人不一样。”赵女士说。

随着工作经验的加深,赵女士来到了一家较为有实力的私营企业工作。在这里,提高的不仅仅是待遇,也带来了使赵女士完全变成城里人的平台。

“这里的工资比以前要高很多,加上奖励和补贴使得我有了很客观的收入。”赵女士说,“有了经济基础和持续的支持之后,我贷款在昌平买了房。再加上政府正好推出了相关政策。这样,为了固定工作和住所的我就满足了变为非农户的条件。”

现在,已经结婚的赵女士户口又随着住址的改变迁入拥有大栅栏、什刹海等著名景点和金融街这样高端

“事实上,刘芬的现状是横亘在很多准备进城人面前的事实困难。他们渴望城镇化,但在现阶段又有经济、技术、学历等多方面因素牵制着他们,使他们的城镇化速度放慢。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一步到位的他们选择先进入企业,利用企业的平台丰富自身基础和阅历,不失为一种捷径。

金融中心,毫无争议为北京核心区域之一的西城区。所在企业提供的平台,使得赵女士从各个方面都完全成为了城里人。

赵女士的成功鼓励了很多她之前在上万村的朋友,他们也开始进城,希望能得到一样的境遇。但这种越来越庞大的超级城市对于他们这些一没学历二没经济基础三没工作经验的农村人来说门槛似乎有些高了。而先进入企业特别是相对来说正规且有实力的工作,已经成为他

们城镇化的第一步。

刘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跟赵女士同样出生在上万村的她没有选择在一毕业就进城,看着儿时的玩伴现在生活相对于之前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刘芬也想进城一试身手。

“之前跟我老公想得很简单,准备进城后开个小饭店一类的夫妻档,等慢慢挣钱之后再开大。但考察之后发现跟我们想的根本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经济基础连房租都承担不了。”刘芬说,“但不能开不了店就不进城了啊,我们先在企业里工作,这样既能增加一些经济上的积累也能有一些工作经验。等都准备好了之后,再实行我们的‘餐饮业’计划。”

事实上,刘芬的现状是横亘在很多准备进城人面前的事实困难。他们渴望城镇化,但在现阶段又有经济、技术、学历等多方面因素牵制着他们,使他们的城镇化速度放慢。而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一步到位的他们选择先进入企业,利用企业的平台丰富自身基础和阅历,不失为一种捷径。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选择这种方法来加速他们的城镇化。

来自山东农村的张宇就选择了这样一条借助企业加速自身城镇化的路径。

学习美容美发的张宇在老家时就看到了美容美发用品市场广大。从事该行业一段时间后也有了一些经验和客户,工作踏实勤奋且愿意探索的他甚至与一些行业内源头生产商建立了联系。在有了这些资本之后,张宇来到了一线城市石家庄,希望在这里能靠自己闯出一片天地。但他很

快发现,他的那些无形资本还远远不够,要有自己的企业真金白银投入缺少不了。

发现问题后的张宇立刻改变策略,进入了当地一家从事美容美发用品经营的企业。原本就具备的工作经验使得他在这里的工作驾轻就熟且富有效率。工作了一段之后,张宇买了他人生中第一辆车,“有了车,送货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而这也是我自己计划创办美容美发用品批发企业的第一步。虽然现在还处于‘移动办公’阶段,但我想靠着我的努力,实体也很快会有。”

企业所提供的平台在一线城市对城镇化的促进显而易见,而大企业在二、三线城市所提供的支持似乎更加强盛。

蛇年春节大年初二,侯先生在河北廊坊市万达广场的服装店就开门营业了。2012 年,原本在河北省廊坊万庄镇侯先生在廊坊市万达广场租下一个铺位开办了自己的服装店。万达广场的品牌效应使他的服装店销售效果不错。“以前也在别的地方开过店,但不如这里的效果好。万达是大企业,品牌效果好而且跟他们合作放心。”

对于今后的发展,侯先生充满了信心,“如果效果不好,怎么会大年初二就开门呢? 估计在一年之内销售额还会有大的提升。到那时候买个新的大房子,再把全家人都从老家接到廊坊市来,以后咱就是城里人了。”侯先生表示,“过年了,虽然还挺冷的,但说明春天就快到了。希望在这个春天能有个好的开始。”



## 北京雷庄村：拆与不拆的去留纠结

■ 本报记者 鲁扬

春节了,租住在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雷庄村的外来务工人员绝大多数都已返乡过年,一部分村民也到北京市区内亲戚家过年,村里留守的人屈指可数。不过,大年初一早晨,依然有村民晨起遛弯儿;初二到初七,村里车来车往,村民们相互挨家拜年。

早有消息说雷庄村要拆迁了,但目前只拆了一半,这让村民无法判断是该踏踏实实居住在此,还是随时准备离开。

一位杨姓村民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为迎接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顺利建成首都机场第二高速路,雷庄 40 多户村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搬迁腾地,离开了村子,住进了政府的安置房;为了支持政府建设温榆河生态走廊,又有 70 多户村民搬迁腾地,也住进了政府的安置房。原本一个并不大的村子,经过这两次拆迁安置,一部分村民成为城镇居民,而另一部分村民依然留在这里。由于村子的东面是机场第二高速公路,北面是温榆河生态走廊的景观大道,村里原本便利的出口现在不见了,村民们被这两条路夹在一个三角地带里,生活极为不便。

留守的村民对记者说,几年前,朝阳区金盏乡就被市政府规划为北京市未来的金融后街,而在 2009 年,朝阳区就启动 26.2 平方公里的土地储备,涉及金盏、孙河、崔各庄、东坝、豆各庄、三间房、将台、管庄等 8 个乡,并要在 3 年内建成南皋、康营、长店、东坝 4 个定向安置房组团,用于安置全部农(居)民,十余万农民将转居转工进入城镇社保体系。但现在的情况是,拆迁没有达到预期,许多村民在拆与不拆的传言中纠结着。

雷庄村地下密布地道,是个非常特殊的村子。由于雷庄村距首都机场仅几公里远,邻近的苇沟大桥(即机场辅路)又是当时唯一一条通向机场的交通要道,雷庄因战时需要成为修建防空洞的重点地区。

村头的水井口是地道入口,某村民家的灶台下面竟能钻出人来,这种只有在电影《地道战》里才能看到的画面,对于雷庄村的村民来说却一点儿也不陌生。

随着国际环境的好转,地道并没有派上用场。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地道成了村里首要的安全隐患。改革开放几十年过去了,防空洞已经失去了当年建设的意义,却成为了雷庄百姓的一个梦魇。由于多年粉化造成塌陷,严重伤及到民房,雷庄已先后投资数百万元填地道,生产一年,修房半年成了雷庄村的特点。

虽然,在 2008 年,朝阳区政府组织成立了雷庄村地道回填及危房修缮工作领导小组,并确定了《雷庄村地道回填及危房修缮方案》和《雷庄村地道危房修缮协议书》,后来又拨付专款进行危房补偿和修缮,但是,由于隐患没有被根除,每到雨季来临时,村民们的忧虑依然无法解除。

## 新生代农民工 阿康的选择

(上接第十版)

### 留在新农村?

阿康的妻子很满足于现在的生活,她和阿康的工厂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小村里,这个村子空气很好,有大片的田野和竹林,有条蜿蜒的小河,当地村民的小洋楼一座座错落有致地散布在小河边,庭院中鸡鸣犬吠,河中鸭鹅成群。这个小村子交通发达、设备齐全,市场、商场、医院、学校一应俱全。阿康的妻子说在这里生活很悠闲、惬意。但是也有一些缺憾,这里的皮具厂只有一家,并且效益不好,他们只能离开。而且孩子们的学费太贵,负担不起。家乡人又太少,听不到乡音,感受不到乡情,始终觉得自己是异乡的过路人。阿康的妻子说,有一次因为孩子买玩具,她和卖货的房东老板吵了起来,一个说普通话,一个说粤语,谁也不明白对方在说什么,但双方都很生气,阿康的妻子说,“那时候我最想回家了”。

过年这几天,阿康和舅舅他们在一起,说着回家的见闻:哪家的老汉过世了,哪家的女儿嫁了好人家,哪家的儿子当了官,哪家的儿子开了厂,哪家的闺女都上大学了,哪家当初的俏姑娘都带孙子了,哪家的帅小伙都变成老头了,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离开这些年,时光仿佛轮换了好几个世纪。吃着阿康带回的腊肉、醪糟、豆瓣酱,舅舅他们都说好想念四川某座山脚下那遥远的家园,想念母亲那座孤零零的坟头,想念风声呼啸的竹林,想念那荒草丛生的断瓦残墙。

酒一杯接一杯地喝下肚,阿康又一次仿徨了。